

傳藏錄 三 漢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西廂記解

傅曉航 = 編輯校點

西廂記集解
貫華堂第六才子書西廂記解

甘肅人民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西廂記集解·貫華堂第六才子書西廂記 / 傅曉航編輯校點

—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226-04540-4

I . ①西… II . ①傅… III . ①《西廂記》—研究

IV . ①I207.3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308122 號

出版人：吉西平

責任編輯：馬海亮

封面設計：王林強

西廂記集解·貫華堂第六才子書西廂記

傅曉航 編輯校點

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

(730030 蘭州市讀者大道 568 號)

天水新華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張 50.25 插頁 6 字數 610 千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1 000

ISBN 978-7-226-04540-4 定價：180.00 元

目錄

西廂記集解

前言 ○〇三

西廂記第一本 張君瑞鬧道場雜劇 ○一三

楔子 ○一三

第一折 ○一四

第二折 ○三二

第三折 ○五一

第四折 ○六三

西廂記第二本 崔鶯鶯夜聽琴雜劇 ○七四

第一折 ○七八

楔子 ○七八

| | |
|------------------------|-----|
| 第二折 | 一〇一 |
| 第三折 | 一一三 |
| 第四折 | 一三〇 |
| 西廂記第三本 張君瑞害相思雜劇 | 一四二 |
| 楔子 | 一四二 |
| 第一折 | 一四二 |
| 第二折 | 一四五 |
| 第三折 | 一七二 |
| 第四折 | 一八五 |
| 西廂記第四本 草橋店夢鶯鶯雜劇 | 一九七 |
| 楔子 | 一九七 |
| 第一折 | 一九八 |
| 第二折 | 二〇九 |

| | |
|------------------------|------------|
| 第三折 | 二二九 |
| 第四折 | 二三一 |
| 西廂記第五本 張君瑞慶團圓雜劇 | 一四二 |
| 楔子 | 一四二 |
| 第一折 | 一四二 |
| 第二折 | 一五三 |
| 第三折 | 一六六 |
| 第四折 | 一七七 |
| 新校註古本西廂記自序 | 一九四 |
| 新校註古本西廂記例三十六則 | 一九七 |
| 新校註古本西廂記附評語十六則 | 三〇六 |
| 凌濛初五本解證 西廂記凡例十則 | 三一一 |

毛西河論定西廂記卷首語

三一五

閔遇五刻西廂記跋

三一九

後記

三二〇

再版後記

三二一

貫華堂第六才子書西廂記

序 ······ 三三三

前言 ······ 三三七

卷一 ······ 三七三

序一，曰 憶哭古人 ······ 三七三

序二，曰 留贈後人 ······ 三七七

卷二 ······ 三八〇

讀第六才子書西廂記法 ······ 三八〇

卷三 ······ 三九五

會真記

三九五

卷四

第一之四章

四一四

驚艷

四一七

借廂

四二九

酬韻

四四四

閑齋

四五五

卷五

第二之四章

四六五

寺警

四六五

請宴

四八四

賴婚

四九五

琴心

五〇七

卷六

五二一〇

第三之四章

五二一〇

前候

五二一〇

閑簡

五三一

賴簡

五四七

後候

五六三

卷七

五七六

第四之四章

五七六

酬簡

五七六

拷艷

五九二

哭宴

六〇八

驚夢

六二一

卷八

六三五

| | |
|----------------|-----|
| 續之四章 | 六三五 |
| 捷報 | 六三五 |
| 猜寄 | 六四三 |
| 爭艶 | 六四九 |
| 團圓 | 六五八 |
| 才子西廂文（醉心篇） | 六六八 |
| 附：寶淳堂刊本才子西廂醉心篇 | 六九八 |
| 校勘記 | 七三七 |
| 再版後記 | 七九一 |
| 再版說明 | 七九三 |

西廂記集解

傅曉航
—
編輯校點

前　　言

《西廂記》產生的年代，如按元鐘嗣成《錄鬼簿》的記載，當在元代初年。從那時起到明代中葉之前，在這二百多年時間裏，雖然可見朱權對王實甫的創作風格「如花間美人」的讚美，却很少見到其它評論。這期間，它的演出情況如何，亦不甚了了。這給《西廂記》的研究留下了一段難以填補的空白。直到明代嘉靖，萬曆之後，隨着傳奇創作高潮的出現，《西廂記》象久藏的璞玉，它的光澤才逐漸顯露出來，成為戲曲家們熱烈討論的話題。同時，隨着印刷業的發展，《西廂記》已是書商們牟利的主要書目之一。生活在萬曆年間的王驥德，他看到的不同版本《西廂記》已「不下數十種」，可見其刊刻數量之多。經過歷代戰亂兵燹和封建統治者毀禁洗劫之後，今天尚可蒐羅到明代《西廂記》不同刊本名目六十餘種，清代不同刊本近百種（當然其中大多數是金批西廂的不同刊本），這在我國小說戲曲出版史上也是一件值得一提的盛事。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西廂記》在我國人民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如此衆多的《西廂記》刊本，按其內容可分為如下三類：一類是校勘本，如繼志齋《重校北

西廂記》、《張深之先生正北西廂秘本》、《何璧校正北西廂記》等。這類刊本大都標榜力圖體現原本的風貌，但事實上它們都是體現各自編者觀點的改訂本；一類是題評本，或者叫作批評本，如容與堂《李卓吾先生批評北西廂記》，王世貞、李卓吾合評《元本出相北西廂記》，以及金聖歎的《貫華堂第六才子書西廂記》等。這類刊本着眼於藝術分析與鑒賞和創作經驗的總結；一類是箋註解証本，它們的主要內容是對《西廂記》語詞的訓詁和曲文的解釋或闡發。事實上單純的「箋註」本和「解証」本的數量是很少的。

「箋註」是《西廂記》曲文釋義的早期形態，它只是對《西廂記》曲文中所涉及的典籍故實加以解釋，幫助一般讀者了解其內容，而很少結合劇本。這種箋註形式大約在元末明初已可能出現了。現在所能見到的最早的箋註本，是明弘治十一年（戊午）金台岳家刊刻的《新刊奇妙全相註釋西廂記》（下簡稱弘治本），在明刊本中這種單純的箋註本留傳下來的極少。而流傳下來較多的，是那種「箋註」與「題評」兼容的刊本。它們除了箋註典籍、故實之外，增添了「題評」這一內容，這是適應讀者藝術欣賞的要求，對單純的箋註本的發展。如徐士範《重刻元本題評音釋西廂記》（以下簡稱徐士範本）、收藏在日本東北大學圖書館的熊龍峯《重刻元本題評音釋西廂記》、《鼎鐫陳眉

公先生批評西廂記》（以下簡稱陳眉公本）等，僅明刊本便不下二十餘種。它們流傳久遠，十分普及。但從釋義這一內容看，它們僅僅是箋註本的延續而缺少發展。這種不結合劇本內容、就典釋典的箋註方式，逐漸不能滿足人們對《西廂記》本體深入了解的要求。於是便產生了那種結合《西廂記》劇本，對典籍故實、方言俗語、曲詞文義、聲韻格律做全面訓詁、釋義、攷証的解証本。

解証本是人們對《西廂記》深入研究的產物，它不可能出現太早。根據現在掌握的材料，是明嘉靖以後，隨着劇壇日趨活躍產生的新事物。大約是刊刻於嘉靖二十二年（癸卯）的碧筠齋本的「首署疏註」者和徐謂等人開其端倪，而由王驥德集其大成。王驥德談他解証的宗旨時說：「凡註，從語意難解。若方言、若故實稍僻、若引用古詩詞句，時一着筆。餘淺近事，概不瑣贅。非爲俗子設也。」（見附錄《新校注古本西廂記·例·三十六則》）即解証的着眼點是語意「難解」處，它是不爲「俗子」而設的高層次讀物。這個宗旨被跟踵其後的著名戲曲家凌濛初、閔遇五、毛西河等人所遵循，使《西廂記》的釋義，成為相對獨立的學術研究範疇。從單純的「箋註」到「箋註」與「題評」兼容，再到單一的解証本、批評本的出現，反映了明清兩代人對《西廂記》本體的研究不斷深入的過程。當然所謂的「單一」是相對而言的，所有的解証本中，難免時有評語的夾入，這是因爲釋義解証與理論批評是相通的，它們只有分工，而不能相

互隔絕。

本書力圖忠實、客觀地概括明清兩代主要戲曲家對《西廂記》語詞文義的訓詁、解証的研究成果，作為今日進一步研究《西廂記》的參攷。

下面對選用的刊本略作說明：

本書根據明清兩代戲曲家對《西廂記》本體研究的實際情況及其發展過程，容納了「箋註」與「解証」兩方面內容。關於箋註本，明清兩代附有典故箋註的《西廂記》刊本，不下數十種，但大多數箋註是因襲抄錄，很少有新的見地。有關這一內容的刊本，本書選用了弘治本、徐士範本、陳眉公本作爲「箋註」的參照本。弘治本雖然不一定是箋註本的祖本，但它的條目繁蕪，文字冗長，較多地保留了這類刊本的原始風貌，代表著《西廂記》箋註本一定歷史階段的形態，可以清楚地看到後來的箋註本與它的繼承發展關係。徐士範本爲明清兩代戲曲評點家所重視，王驥德稱它是那時少見的善本之一；凌濛初的《西廂記五本解証》也常引述他的評語，這大約是因爲它是載有「題評」內容的較早的刊本，至少是現在所能見到的最早的題評本，而且其評語多有真知灼見。如前所述，徐士範本是「題評」與「箋註」的兼蓄本，僅就其箋註這一內容，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是弘治本一類刊本的直接承繼者。這不僅表現在它們

的箋註條目基本一致，文字也大體相同，甚至連弘治本條目排列秩序顛倒的錯誤也一併繼承了。比如弘治本把第二本第三折最後一支曲牌「離亭宴煞尾」中的故實「登壇拜將」，以及這支曲牌後張生念白「可憐刺股懸樑志，險作離鄉背井魂」中的「刺股」、「懸樑」兩個故實的釋文，都放在第二本第四折的開端。徐士範本因襲了這個錯誤，同樣把它們放在第二本第四折的箋註裏。所不同的是徐本箋註中的若干釋文，是經過訂正了的，把弘治本中許多誤刻的錯別字改正了。如「賢聖打」釋文中的「魯塲」更正爲「魯陽」；「望夫石」釋文中的「某夫從役，遠赴困難」，改爲「遠赴國難」，等等，便不一一枚舉了。還有少數釋文是全部重寫的。如第四本第一折「油葫蘆」曲文中所用的成語「賢賢易色」（語出《論語》卷一《學而·第一》），弘治本的釋文是：「人能賢人之賢，易改也；好色之心最誠切，人能改好色之心以好賢，則好賢有誠也。」徐本改爲：「言人不能以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言能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好賢有誠也。」這個釋文就比弘治本高明多了。在徐本的眉批中雜有少量的語詞訓詁，如「辰勾」、「反吟伏吟」等，則出自徐士範的創釋，并爲後人所繼承。由此可知，徐本的眉批出自徐士範的手筆，而附錄的箋註則來自諸如弘治本一類的刊本，只對其條目的文字略作增刪修訂而已。陳眉公本的性質與徐士範本相同，是「題評」與「箋註」兼蓄的刊本。陳繼儒是明代頗負盛名的古文學家，但同代的戲曲家却很